

中華傳世奇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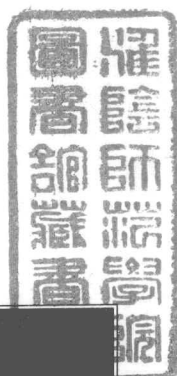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卷 中華藝文十大奇書

第九部 水滸傳（下）

壹百部

407885

中华艺文十大奇书第九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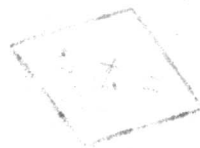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明〕

施耐庵 著

水 滸 傳

(下)



204078853



第三十五回

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
话说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来看时，只见火把丛中，约有一百余人，当头两个，便是郓城县新参的都头，却是弟兄两个，一个叫做赵能，一个叫做赵得。两个便叫道：“宋太公，你若是晓事的，便把儿子宋江献将出来，我们自将就他。若是不教他出官时，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。”宋太公道：“宋江几时回来？”赵能道：“你便休胡说，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小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来，亦有人跟到这里。你如何赖得过？”宋江在梯子边说道：“父亲，你和他论甚口，孩儿便挺身而出官也不妨。县里府上都有相识，况已经赦宥的事了，必当减罪。求告这厮们做甚么？赵家那厮是个刁徒，如今暴得做个都头，知道甚么义理？他又和孩儿没人情，空自求他。”宋太公哭道：“是我苦了孩儿。”宋江道：“父亲休烦恼，官司见了，倒是有幸。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，打在网里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？便断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须有程限，日后归来，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。”宋太公道：“既是孩儿恁的说时，我自来上下使用，买个好去处。”

宋江便上梯来叫道：“你们且不要闹，我的罪犯，今已赦宥，定是不死。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，明日一同见官。”赵能道：“你休使见识，赚我入来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如何连累父亲、兄弟？你们只顾进家里来。”宋江便下梯子来，开了庄门，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，连夜杀鸡宰鹅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土兵人等，都与酒食管待，送些钱物之类。取二十两花银，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好看钱，当夜两个都头就在庄上歇了。次早五更，同到县前，等待天明，解到县里来时，知县才出升堂。只见都头赵能、赵得押解宋江出官，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，责令宋江供状。当下宋江一笔供招：“不合于前年秋间，典贍到阎婆惜为妾，为因不良，一时恃酒争论斗殴，致被误杀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缉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罪无词。”知县看罢，且叫收禁牢里监候。

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，谁不爱惜他，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，备说宋江平日的好处。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开豁他，当时依准了供状，免上长枷手杻，只散禁在牢里。宋太公自来买上告下，使用钱帛。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没了苦主。这张三又没了粉头，不来做甚冤家。县里叠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满，结解上济州听断。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减罪，把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，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，名唤做断杖刺配，又无苦主执证，众人维持下来，都不甚深重。当厅带下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两个防送公人，无非是张千、李万。

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，监押宋江到州衙前。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，都在那里等

候,置酒管待两个公人,赍发了些银两。教宋江换了衣服,打拴了包裹,穿上麻鞋。宋太公唤宋江到僻静处叮嘱道:“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,鱼米之乡,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。你可宽心守耐,我自使四郎来望你,盘缠有便人常常寄来。你如今此去,正从梁山泊过,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,切不可依随他,教人骂做不忠不孝。此一节牢记于心,孩儿路上慢慢地去。天可怜见,早得回来,父子团圆,兄弟完聚。”宋江洒泪拜辞了父亲,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临别时嘱咐兄弟道:“我此去不要你们忧心。只有父亲年纪高大,我又累被官司缠扰,背井离乡而去。兄弟,你早晚只在家侍奉,休要为我到江州来,弃掷父亲,无人看顾。我自江湖上相识多,见的那一个不相助,盘缠自有对付处。天若见怜,有一日归来也。”宋清洒泪拜辞了,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,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和两个公人上路,那张千、李万已得了宋江银两,又因他是个好汉,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个人上路行了一日,到晚投客店安歇了,打火做些饭吃,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。宋江对他说道:“实不瞒你两个说,我们今日此去,正从梁山泊边过。山寨上有几个好汉,闻我的名字,怕他下山来夺我,枉惊了你们。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,只拣小路上过去,宁可多走几里不妨。”两个公人道:“押司,你不说,俺们如何得知?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,定不得撞着他们。”当夜计议定了,次日起个五更来打火。

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,只从小路里走,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,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伙人来。宋江看了,只叫得苦。来的不是别人,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,将领着三五十人,便来杀那两个公人,这张千、李万,吓做一堆儿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:“兄弟,你要杀谁?”刘唐道:“哥哥,不杀了这两个男女,等甚么?”宋江道:“不要你污了手,把刀来我杀便了。”两个人只叫得苦,刘唐把刀递与宋江,宋江接过,问刘唐道:“你杀公人何意?”刘唐答道:“奉山上哥哥将令,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吃官司,直要来郛城县劫牢,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里,不曾受苦。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,只怕路上错了路头,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,迎接哥哥,便请上山。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?”宋江道:“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,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,若是如此来挟我,只是逼宋江性命,我自不如死了。”把刀望喉下自刎。”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:“哥哥,且慢慢地商量。”就手里夺了刀。宋江道:“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,容我去江州牢城,听候限满回来,那时却待与你们相会。”刘唐道:“哥哥这话,小弟不敢主张。前面大路上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,迎迓哥哥,容小弟着小校请来商议。”宋江道:“我只是这句话,由你们怎地商量。”

小喽罗去报不多时,只用吴用、花荣两骑马在前,后面数十骑马跟着,飞到面前。下马叙礼罢,花荣便道:“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?”宋江道:“贤弟,是甚么话,此是国家法度,如何敢擅动。”吴学究笑道:“我知兄长的意了,这个容易,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。晁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,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句心腹的话,略请到山寨,少叙片时便送登程。”宋江听了道:“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”扶起两个公人来,宋江道:“要他两个放心,宁可我死,不可害他。”两个公人道:“全靠押司救命。”

一行人都离了大路,来到芦苇岸边,已有船只在彼。当时载过山前大路,却把山轿教人抬了,直到断金亭上歇了。叫小喽罗四下里去请众头领都来聚会,迎接上山,到聚义厅上相见。晁盖谢道:“自从郛城救了性命,兄弟们到此,无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,光辉草寨,恩报无门!”宋江答道:“小可自从别后,杀死淫妇,逃在江湖上,去了年半。本欲上山相

探兄长一面，偶然村店里遇得石勇，捎寄家书，只说父亲弃世，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入伙去了，因此写书来唤我回家。虽然明吃官司，多得上下之人看觑，不曾重伤，今配江州，亦是好处。适蒙呼唤，不敢不至。今来既见了尊颜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辞。”晁盖道：“直如此忙？且请少坐！”两个中间坐了，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，与他寸步不离。

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，分两行坐下，小头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盖把盏了，向后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起至白胜，把盏下来。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相谢道：“足见弟兄们相爱之情，宋江是个得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只此告辞。”晁盖道：“仁兄直如此见怪，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，多与些金银，发付他回去，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，不到得治罪于他。”宋江道：“兄这话休题，这等不是抬举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，负累了他？前者一时乘兴，与众位来相投，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亲说出这个缘故，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，及断配出来，又频频嘱咐，临行之时，又千叮万嘱，教我休为快乐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爷惶悚惊恐。因此，父亲明明训教宋江，小可不争随顺了，便是上逆天理、下违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，在世虽生何益？如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一齐扶起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，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”三回五次，留得宋江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，教去了枷也不肯除，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。

当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，坚心要行。吴学究道：“兄长听禀，吴用有个至爱相识，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，姓戴名宗，本处人称为戴院长。为他有道术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唤他做‘神行太保’。此人十分仗义疏财，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，与兄长去，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。但有甚事，可教众兄弟知道。”众头领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行，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，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，就与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来，一个个都作别了。吴学究和花荣直送过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，众头领回上山去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。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，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，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，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个人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，早来到一个去处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岭。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好了，过得这条揭阳岭，便是浔阳江。到江州却是水路，相去不远。”宋江道：“天色暄暖，趁早走过岭去，寻个宿头。”公人道：“押司说得是。”三个人厮赶着奔过岭来。

行了半日，巴过岭头，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，背靠颠崖，门临怪树，前后都是草房。去那树阴之下，挑出一个酒旆儿来。宋江见了，心中欢喜，便与公人道：“我们肚里正饥渴哩，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，我们且买碗酒吃再走。”三个人入酒店来，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将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，宋江下首坐了。半个时辰，不见一个人出来，宋江叫道：“怎地不见有主人家？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，来也！”侧首屋下，走出一个大汉来，赤色虬须，红丝虎眼，头上一顶破头巾；身穿一领布背心，露着两臂，下面围一条布手巾。看着宋江三个人，唱个喏道：“客人，打多少酒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们走得肚饥，你这里有甚么肉卖？”那人道：“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，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，打一角酒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客人，休怪说，我这里岭上卖酒，只是先交了钱，方才吃酒。”宋江道：“倒是先还了钱吃酒，我也喜欢。等我先取银子与你。”宋江便去打开包裹，取出些碎银子。那人立在侧边偷眼睨着，见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内自有八分欢喜。接了宋江的银子，便去里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盘牛肉出来，放下三只

大碗，三双箸，一面筛酒。

三个人一头吃，一面口里说道：“如今江湖上歹人，多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，酒肉里下了蒙汗药，麻翻了，劫了财物，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。我只是不信，那里有这话。”那卖酒的人笑道：“你三个说了，不要吃，我这酒和肉里面都有了麻药。”宋江笑道：“这个大哥瞧见我们说着麻药，便来取笑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大哥，热吃一碗也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们要热吃，我便将去烫来。”那人烫热了，将来筛做三碗。正是饥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吃？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。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，口角边流了涎水来，你揪我扯，望后便倒。宋江跳起来道：“你两个怎地吃得一碗，便恁醉了？”向前来扶他，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，扑地倒了。光着眼，都面面厮觑，麻木了，动弹不得。酒店里那人道：“惭愧，好几日没买卖，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。”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放在剥人凳上。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。那人再来，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，解开看时，都是金银。那人自道：“我开了许多年酒店，不曾遇着这等一个囚徒。量这等一个罪人，怎地有许多财物？却不是从天降下赐与我的。”那人看罢包裹，却再包了，且去门前，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。

立在门前看了一回，不见一个男女归来。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。那人却认得，慌忙迎接道：“大哥，那里去来？”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：“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，料道是来的程途日期了，我每日出来，只在岭下等候，不见到，正不知在那里担阁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大哥，却是等谁？”那大汉道：“等个奢遮的好男子。”那人问道：“甚么奢遮的好男子？”那大汉答道：“你敢也闻他的大名，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。”那人道：“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他却因甚打这里过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本不知，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，说道：‘郓城县宋押司宋江，不知为甚事发在济州府，断配江州牢城。’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，别处又无路。他在郓城县时，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，今次正从这里经过，如何不结识他？因此在岭下连日等候，接了他四五日，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。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步踱上山岭，来你这里买碗酒吃，就望你一望，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。今日谢天地，捉得三个行货，又有些东西。”那大汉慌忙问道：“三个甚样人？”那人道：“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。”那汉失惊道：“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？”那人应道：“真个不十分长大，面貌紫紫色。”那大汉连忙问道：“不曾动手么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方才拖进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曾开剥。”那大汉道：“等我认他一认。”

当下四个人进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，颠倒头放在地下。那大汉看见宋江，却又不认得，相他脸上金印，又不分晓。没可寻思处，猛想起道：“且取公人的包裹来，我看他公文便知。”那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，见了一锭大银，又有若干散碎银两，解开文书袋来，看了差批，众人只叫得：“惭愧。”那大汉便道：“天使令我今日上岭来，早是不曾动手，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。”那大汉便叫那人：“快讨解药来，先救起我哥哥。”那人也慌了，连忙调了解药，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，先开了枷，扶将起来，把这解药灌将下去。

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。那大汉扶住道，渐渐醒来。光着眼，看了众人立在面前，又不认得。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纳头便拜。宋江问道：“是谁？我不是梦中么？”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。宋江道：“这里正是那里？不敢动问二位高姓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小弟姓李，名俊，祖贯卢州人氏，专在扬子江中，撑船艄公为生，能识水性，人都呼小弟做‘混江龙’李俊

便是。这个买酒的，是此间揭阳岭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人尽呼他做‘催命判官’李立。这两个兄弟，是此间浔阳江边人，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，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，大江中伏得水，驾得船，是弟兄两个，一个唤做‘出洞蛟’童威，一个叫做‘翻江蜃’童猛。”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。

宋江问道：“却才麻翻了宋江，如何却知我姓名？”李俊道：“小弟有个相识，近日做买卖从济州回来，说起哥哥大名，为事发在江州牢城。李俊往常思念，只要去贵县拜识哥哥，只为缘分浅薄，不能够去。今闻仁兄来江州，必从这里经过，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，不见来。今日无心，天幸使令李俊同两个弟兄上岭来，就买杯酒吃，遇见李立，说将起来。因此小弟大惊，慌忙去作房里看了，却又不认得哥哥。猛可思量起来，取讨公文看了，才知道是哥哥。不敢拜问仁兄，闻知在郢城县做押司，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？”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书，回家事发，今次配来江州，备细说了一遍，四人称叹不已。李立道：“哥哥何不只在此间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尚兀自不肯住，恐怕连累家中老父。此间如何住得？”李俊道：“哥哥义士，必不肯胡行，你快救起那两个公人来。”李立连忙叫了火家，已都归来了，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里来，把解药灌将下去，救得两个公人起来，面面相觑道：“我们想是行路辛苦，恁地容易得醉。”众人听了都笑。

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，在家里过了一夜。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，送出包裹，还了宋江并两个公人。当时相别了，宋江自和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、两个公人下岭来，径到李俊家歇下。置备酒食，殷勤相待，结拜宋江为兄，留住家里。过了数日，宋江要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银两贐发两个公人。宋江再带上行枷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辞别李俊、童威、童猛，离了揭阳岭下，取路望江州来。

三个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时分。行到一个去处，只见人烟辏集，市井喧哗。正来到市镇上，只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着看。宋江分开人丛，挨入去看时，却原来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，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，看他使了一回枪棒。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，又使了一回拳。宋江喝采道：“好枪棒拳脚。”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，口里开科道：“小人远方来的人，投贵地特来就事。虽无惊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，远处夸称，近方卖弄。如要筋骨膏药，当下取赎，如不用膏药，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贐发，休教空过了。”那教头把盘子掠了一遭，没一个出钱与他。那汉又道：“看官高抬贵手。”又掠了一遭，众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没一个出钱赏他。宋江见他惶恐，掠了两遭，没人出钱，便叫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。宋江叫道：“教头，我是个犯罪的人，没甚与你，这五两白银，权表薄意，休嫌轻微。”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，托在手里，便收科道：“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，没一个晓事的好汉抬举咱家，难得这位恩官，本身见自为事在官，又是过往此间，颠倒贐发五两白银。正是‘当年却笑郑元和，只向青楼买笑歌。惯使不论家豪富，风流不在着衣多。’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。自家拜揖，愿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传扬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教师，量这些东西，直得几多，不须致谢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人丛里一条大汉，分开人众，抢近前来，大喝道：“兀那厮是甚么鸟汉？那里来的囚徒？敢来灭俺揭阳镇上威风。”掂着双拳，来打宋江。不因此起相争，有分教：浔阳江上，聚数筹搅海苍龙；梁山泊中，添一伙爬山猛虎。毕竟那汉为甚么要打宋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

话说当下宋江，不合将五两银子赍发了那个教师，只见这浔阳镇上众人丛中钻过这条大汉，睁着眼喝道：“这厮那里学得这些鸟枪棒，来俺这浔阳镇上逞强，我已分付了众人休睬他，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，把银子赏他，灭俺浔阳镇上的威风。”宋江应道：“我自赏他银两，却干你甚事？”那大汉揪住宋江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敢回我话。”宋江道：“做甚么不敢回你话。”那大汉提起双拳，劈脸打来，宋江躲个过。那大汉又赶入一步来，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，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，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跄一交，颠翻在地。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，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，两个公人劝住教头。那大汉从地下爬将起来，看了宋江和教头说道：“使得使不得，教你两个不要慌。”一直望南去了。

宋江且请问：“教头高姓，何处人氏？”教头答道：“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，姓薛，名永。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，为因恶了同僚，不得升用，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，江湖上但呼小人‘病大虫’薛永。不敢拜问，恩官高姓大名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姓宋名江，祖贯郓城县人氏。”薛永道：“莫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薛永听罢便拜。宋江连忙扶住道：“少叙三杯如何？”薛永道：“好，正要拜识尊颜，却为无门得遇兄长。”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，同宋江便往邻近酒肆内去吃酒。只见酒家说道：“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卖与你们吃。”宋江问道：“缘何不卖与我们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却才和你们厮打的大汉，已使人分付了，若是卖与你们吃时，把我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，这人是此间浔阳镇上一霸，谁敢不听他说？”宋江道：“既然恁地，我们去休，那厮必然要来寻闹。”薛永道：“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，一两日间，也来江州相会。兄长先行。”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，辞别了自去。

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，又自去一处吃酒，那店家说道：“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吃？你枉走，甘自费力，不济事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做声不得，连连走了几家，都是一般话说。三个来到市梢尽头，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。宋江问时，都道：“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，不许安着你们三个。”

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，三个便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上走。看见一轮红日低坠，天色昏暗。宋江和两个公人，心里越慌。三个商量道：“没来由看使枪棒，恶了这厮，如今闪得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？”只见远远地小路上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，宋江见了道：“兀那里灯光明处，必有人家，遮莫怎地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公人看了道：“这灯光处又不正路上。”宋江道：“没奈何，虽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么不紧。”三个人当时

落路来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。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，庄客听得，出来开门道：“你是甚人，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。”宋江陪着小心答道：“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，今日错过了宿头，无处安歇，欲求贵庄借宿一宵，来早依例拜纳房金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且在这里少待，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”庄客人去通报了，复翻身出来说道：“太公相请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草堂上，参见了庄主太公。太公分付教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，就与他们些晚饭吃，庄客听了，引去门首草房下，点起一碗灯，教三个歇定了。取三分饭食、羹汤、菜蔬，教他三个吃了。庄客收了碗碟，自入里面去。

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，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宋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时去了行枷，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。看见星光满天，又见打麦场边屋后，是一条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里。三个净了手，入进房里，关上门去睡。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：“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留俺们歇这一夜。”正说间，听得里面有人点火把来打麦场上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在门缝里张时，见是太公引着三个庄客，把火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对公人道：“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，件件定要自来照管，这早晚也不肯去睡，琐琐地亲自点看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得外面有人叫：“开庄门。”庄客连忙来开了门，放入五七个人来，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，背后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张看时，“那个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打我们的那汉。”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：“小郎，你那里去来，和甚人厮打？日晚了，拖枪拽棒？”那大汉道：“阿爹不知，哥哥在家里么？”太公道：“你哥哥吃得醉了，去睡在后面亭子上。”那汉道：“我自去叫他起来，我和他赶人。”太公道：“你又和谁合口，叫起哥哥来时，他却不肯干休。你且对我说这缘故。”那汉道：“阿爹，你不知，今日镇上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，亘耐那厮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，便去镇上撒科卖药，教使枪棒，被我都分付了镇上的人，分文不要与他赏钱。不知那里走一个囚徒来，那厮做好汉出尖，把五两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威风。我正要打那厮，却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，打了一顿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里还疼。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，不许着这厮们吃酒安歇。先教那厮三个今夜没存身处。随后吃我叫了赌房里一伙人，赶将去客店里，拿得那卖药的来，尽气力打了一顿，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。明日送去江边，捆做一块，抛在江里，出那口鸟气。却只赶这两个公人押的囚徒不着，前面又没客店，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。我如今叫起哥哥来，分投赶去，捉拿这厮。”太公道：“我儿休恁地短命相，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，却干你甚事，你去打他做甚么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曾伤重。快依我口便罢，休教哥哥得知。你吃人打了，他肯干罢！又是去害人性命。你依我说，且去房里睡了，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门打户，激恼村坊。你也积些阴德。”那汉不顾太公说，拿着朴刀，径入庄内去了。太公随后也赶入去。

宋江听罢，对公人说道：“这般不巧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却又撞在他家投宿，我们只宜走了好，倘或这厮得知，必然吃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说，庄客如何敢瞒？”两个公人都道：“说得是，事不宜迟，及早快走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们休从门前出去，掇开屋后一堵壁子出去罢。”两个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。三个人便趁星光之下，望林木深处小路上只顾走。正是慌不择路，走了一个更次，望见前面满目芦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滚滚，正来到浔阳江边。只听得背后喊叫，火把乱明，吹风胡哨赶将来，宋江只叫得苦道：“上苍救一救则个。”三人躲在芦苇丛中，望后面时，那火把渐近，三人心越慌，脚高步低，在芦苇里撞。前面一看，不到天尽头，早到地尽处。一带大江拦截，侧边又是一条阔港。宋江仰天叹道：“早知如此的

苦,从直住在梁山泊也罢。谁想直断送在这里。”

宋江正在危急之际,只见芦苇丛中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。宋江见了,便叫:“梢公,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,俺与你几两银子。”那梢公在船上问道:“你三个是甚么人?却走在这里来?”宋江道:“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,一味地撞在这里。你快把船来渡我们,我多与你些银两。”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拢来,三个连忙跳上船去。一个公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,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揠开了船。那梢公一头搭上橹,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响声,心中暗喜,把橹一摇,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。岸上那伙赶来的人,早赶到滩头。有十数个火把,为头两个大汉,各挺着一条朴刀,随从有二十余人,各执枪棒。口里叫道:“你那梢公,快摇船拢来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做一块儿伏在船舱里,说道:“梢公,却是不要拢船,我们自多谢你些银子。”那梢公点头,只不应岸上的人,把船望上水咿咿哑哑的摇将去。

那岸上这伙人大喝道:“你那梢公,不摇拢船来,教你都死。”那梢公冷笑几声,也不应。岸上那伙人又叫道:“你是那个梢公?直恁大胆,不摇拢来。”那梢公冷笑应道:“老爷叫做张梢公,你不要咬我鸟。”岸上火把丛中那个长汉说道:“原来是张大哥,你见我弟兄两个么?”那梢公应道:“我又不瞎,做甚么不见你!”那长汉道:“你既见我时,且摇拢来和你说话。”那梢公道:“有话明朝来说,趁船的要紧。”那长汉道:“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。”那梢公道:“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,衣食父母,请他归去吃碗‘板刀面’了来。”那长汉道:“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。”那梢公道:“我的衣饭,倒摇拢来与你,倒乐意。”那长汉道:“张大哥,不是这般说,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,你且拢来。”那梢公一头摇橹,一面说道:“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,却是不摇拢来,倒吃你接了去,你两个只得休怪,改日相见。”宋江呆了,不听得话里藏阍,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:“也难得这个梢公,救了我们三个性命,又与他分说,不要忘了他恩德,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。”

却说那梢公摇开船去,离得江岸远了。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,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。宋江道:“惭愧,正是‘好人相逢,恶人远离’。且得脱了这场灾难。”只见那梢公摇着橹,口里唱起湖州歌来。唱道:

老爷生长在江边,不爱交游只爱钱。

昨夜华光来趁我,临行夺下一金砖。

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,都酥软了。宋江又想到,他是唱耍。三个正在舱里议论未了,只见那梢公放下橹,说道:“你这个撮鸟,两个公人,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,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,你三个却是要吃‘板刀面’?却是要吃‘馄饨’?”宋江道:“家长休要取笑,怎地唤做板刀面?怎地是馄饨?”那梢公睁着眼道:“老爷和你耍甚鸟,若还要吃‘板刀面’时,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艘板底下,我不消三刀五刀,我只一刀一个,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,你若要吃‘馄饨’时,你三个快脱了衣裳,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。”宋江听罢,扯定两个公人说道:“却是苦也,正是‘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’。”那梢公喝道:“你三个好好商量,快回我活。”宋江答道:“梢公不知,我们也是没奈何,犯下了罪,迭配江州的人,你如何可怜见,饶了我三个。”那梢公喝道:“你说甚么闲话,饶你三个?我半个也不饶你。老爷唤作有名的‘狗脸张爷爷’,来也不认得爹,去也不认得娘,你便都闭了鸟嘴,快下水里去。”宋江又求告道:“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、财帛、衣服等项,尽数与你,只饶了我三人性命。”那梢公便去舱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,大喝道:“你三个要怎地?”宋江仰天叹道:“为因我不敬天地,不孝父母,犯下罪责,连累了你两个!”那两

个公人也扯着宋江道：“押司，罢，罢，我们三个一处死休。”那梢公又喝道：“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，跳下江去，跳便跳，不跳时，老爷便剁下水里去。”

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，望着江里。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橹声响，梢公回头看时，一只快船飞也似从上水头急溜下来。船上有三个人，一条大汉手里横着托叉，立在船头上，梢头两个后生，摇着两把快橹。星光之下，早到面前。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，便喝道：“前面是甚么梢公，敢在当港行事？船里货物，见者有分。”这船梢公回头看了，慌忙应道：“原来却是李大哥，我只道是谁来。大哥又去做买卖？只是不曾带挈兄弟。”大汉道：“张家兄弟，你在这里又弄这一手，船里甚么行货？有些油水么？”梢公答道：“教你得知好笑。我这几日没道路，又赌输了，没一文，正在沙滩上闷坐，岸上一伙人，赶着三头行货，来我船里。却是两个鸟公人，解一个黑矮囚徒，正不知是那里人，他说道，迭配江州来的，却又项上不带行枷。赶来的岸上一伙人，却是镇上穆家哥儿两个，定要讨他。我见有些油水吃，我不还他。”船上那大汉道：“咄，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”宋江听得声音厮熟，便舱里叫道：“船上好汉是谁？救宋江则个。”那大汉失惊道：“真个是我哥哥，早不做出来。”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，星光明亮，那船头上立的大汉正是混江龙李俊。背后船梢上两个摇橹的，一个是出洞蛟童威，一个是翻江蜃童猛。

这李俊听得是宋公明，便跳过船来，口里叫苦道：“哥哥惊恐，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，误了仁兄性命，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船出来江里，赶些私盐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。”那梢公呆了半晌，做声不得，方才问道：“李大哥，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李俊道：“可知是哩！”那梢公便拜道：“我那爷，你何不早通个大名，省得着我做出歹事来，急些儿伤了仁兄。”宋江问李俊道：“这个好汉是谁，请问高姓？”李俊道：“哥哥不知，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，姓张，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单名横字，绰号‘船火儿’，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‘稳善’的道路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。

当时两只船并着摇奔滩边来，缆了船，舱里扶宋江并两个公人上岸。李俊又与张横说道：“兄弟，我常和你说，天下义士，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，今日你可仔细认着。”张横敲开火石，点起灯来，照着宋江，扑翻身，又在沙滩上拜道：“望哥哥恕兄弟罪过。”张横拜罢，问道：“义士哥哥为何事配来此间？”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说了，“今来迭配江州。”张横听了说道：“好教哥哥得知，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，长的便是小弟，我有个兄弟，却又了得，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，没得四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，更兼一身好武艺。因此人起他一个异名，唤做‘浪里白条’张顺。当初我兄弟两个，只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”宋江道：“愿闻则个。”张横道：“我弟兄两个，但赌输了时，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净处做私渡。有那一等客人贪省贯百钱的，又要快，便来下我船。等船里都坐满了，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，背着一个大包，也来趁船。我把船摇到半江里，歇了橹，抛了钉，插一把板刀，却讨船钱。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，我便定要他三贯。却先问兄弟讨起，教他假意不肯还我。我便把他来起手，一手揪住他头，一手提定腰胯，扑通地摔下江里。排头儿定要三贯，一个个都惊得呆了，把出来不迭，都敛得足了，却送他到僻净处上岸。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，等没了人，却与兄弟分钱去赌。那时我两个只靠这道路过日。”宋江道：“可知江边多有主顾来寻你私渡。”李俊等都笑起来。张横又道：“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业，我便只在这浔阳江里做私商。兄弟张顺，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卖鱼牙子。如今哥哥去时，小弟寄一封书去。只是不识字，写不得。”李俊道：“我们去村里央个门馆先生来写。”留下童威、童猛看船。三个人跟了李

俊，张横提了灯，投村里来。

走不过半里路，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。张横说道：“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。”李俊道：“你说兀谁弟兄两个？”张横道：“便是镇上那穆家哥儿两个。”李俊道：“一发叫他两个来拜了哥哥。”宋江连忙说道：“使不得，他两个赶着要捉我。”李俊道：“仁兄放心，他弟兄不知是哥哥，他亦是我們一路人。”李俊用手一招，胡哨了一声，只见火把人伴都飞奔将来。看见李俊、张横都恭奉着宋江做一处说话，那弟兄二人大惊道：“二位大哥如何与这三人厮熟？”李俊大笑道：“你道他是兀谁？”那二人道：“便是不认得。只见他在镇上出银两赏那使枪棒的，灭俺镇上威风，正待要捉他。”李俊道：“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公明哥哥，你两个还不快拜。”那弟兄两个撇了朴刀，扑翻身便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不期今日方得相会，却才甚是冒渎，犯伤了哥哥，望乞怜悯恕罪。”宋江扶起二位道：“壮士，愿求大名。”李俊便道：“这弟兄两个富户，是此间人，姓穆名弘，绰号‘没遮拦’，兄弟穆春，唤做‘小遮拦’，是揭阳镇上一霸。我这里有‘三霸’，哥哥不知，一发说与哥哥知道，揭阳岭上岭下，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，揭阳镇上，是他弟兄两个一霸，浔阳江边做私商的，却是张横、张顺两个一霸，以此谓之‘三霸’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我们如何省得？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，望乞放了薛永。”穆弘笑道：“便是使枪棒的那厮？哥哥放心。”随即便教兄弟穆春：“去取来还哥哥。”我们且请仁兄到敝庄伏礼请罪。”李俊说道：“最好，最好，便到你庄上去。”穆弘叫庄客着两个去看了船只，就请童威、童猛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。一面又着人去庄上报知，置办酒食，杀羊宰猪，整理筵宴。

一行众人等了童威、童猛，一同取路投庄上来，却好五更天气。都到庄里，请出穆太公来相见了，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。宋江与穆太公对坐。说话未久，天色明朗，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进来，一处相会了。穆弘安排筵席，管待宋江等众位饮宴，至晚都留在庄上歇宿。次日，宋江要行，穆弘那里肯放，把众人都留庄上，陪侍宋江去镇上闲玩，观看揭阳市村景致。又住了三日，宋江怕违了限次，坚意要行，穆弘并众人苦留不住，当日做个送路筵席。次日早起来，宋江作别穆太公并众位好汉，临行分付薛永：“且在穆弘处住几时，却来江州再得相会。”穆弘道：“哥哥但请放心，我这里自看顾他。”取出一盘金银，送与宋江，又赍发两个公人些银两。临动身，张横在穆弘庄上央人修了一封家书，央宋江付与张顺，当时宋江收放包裹内了。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。穆弘叫只船来，取过先头行李下船。众人都在江边，安排行枷，取酒食上船饯行，当下众人洒泪而别。李俊、张横、穆弘、穆春、薛永、童威、童猛一行人，各自回家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，投江州来。这梢公非比前番，拽起一帆风篷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方才带上行枷，两个公人取出文书，挑了行李，直至江州府前来。正值府尹升厅。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，双名得章，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，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。那人为官贪滥，作事骄奢，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，抑且人广物盈，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。当时两个公人当厅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厅下。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非俗，便问道：“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？”两个公人告道：“于路上春雨淋漓，却被水湿坏了。知府道：“快写个帖来，便送下城外牢城营里去，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”这两个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营内交割。

当时江州府公人赍了文贴，监押宋江并同公人，出州衙，前来酒店里买酒吃。宋江取三两银子，与了江州府公人，当讨了收管，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候。那公人先去对管营差拨处，替宋江说了方便，交割讨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这两个公人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，千酬

万谢，相谢了入城来。两个自说道：“我们虽是吃了惊恐，却赚得许多银两。”自到州衙府里伺候，讨了回文，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。

话里只说宋江又自央浼人情，差拨到单身房里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，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并人事，营里管事的人，并使唤的军健人等，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，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。少刻，引到点视厅前，除了行枷参见，管营为得了贿赂，在厅上说道：“这个新配到犯人宋江听着，先朝太祖武德皇帝圣旨事例，但凡新入流配的人，须先打一百杀威棒。左右，与我捉去背起来。”宋江告道：“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，至今未曾痊愈。”管营道：“这汉端的像有病的，不见他面黄肌瘦，有些病症？且与他权寄下这顿棒。此人既是县吏出身，着他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。”就时立了文案，便教发去抄事。宋江谢了，去单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顿了。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，都买酒来庆贺。次日，宋江置备酒食，与众人回礼。不时间，又请差拨、牌头递杯，管营处常常送礼与他，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，单把来结识他们。住了半月之间，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。

自古道：“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”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，那差拨说与宋江道：“贤兄，我前日和你所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”今已一句之上上了，他明日下来时，须不好看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。那人要钱，不与他。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，只顾问宋江取不妨。那节级要时，一文也没，等他下来，宋江自有话说。”差拨道：“押司，那人好生利害，更兼手脚了得，倘或有些言语高低，吃了他些羞辱，却道我不与你通知。”宋江道：“兄长由他，但请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与他，也不见得，他有个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见得。”正恁的说未了，只见牌头来报道：“节级下在这里了，正在厅上大发作，骂道：‘新到配军，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。’”差拨道：“我说是么，那人自来，连我们都怪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差拨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，小可且去和他说话。”差拨也起身道：“我们不要见他。”宋江别了差拨，离了抄事房，自来点视厅上，见这节级。

不是宋江来和这人厮见，有分教：江州城里，翻为虎窟狼窝；十字街头，变作尸山血海。直教撞破天罗归水浒，掀开地网上梁山。毕竟宋江来与这个节级怎么相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

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，出抄事房来，到点视厅上看时，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，高声喝道：“那个是新配到囚徒？”牌头指着宋江道：“这个便是。”那节级便骂道：“你这黑矮杀才，倚仗谁的势要，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？”宋江道：“‘人情人情，在人情愿’，你如何逼取人财？好小哉相。”两边看的人听了，倒捏两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骂：“贼配军，安敢如此无礼，颠倒说我小哉。那兜驮的，与我背起来，且打这厮一百讯棍。”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见说要打他，一哄都走了，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。

那人见众人都散了，肚里越怒，拿起讯棒便奔来打宋江。宋江说道：“节级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”那人大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是我手里行货，轻咳嗽便是罪过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便寻我过失，也不到得该死。”那人怒道：“你说不该死，我要结果你也不难，只似打杀一个苍蝇。”宋江冷笑道：“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，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，却该怎地？”那人听了这话，慌忙丢了手中讯棍，便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宋江道：“我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，你问我怎地？”那人慌了手脚，拖住宋江问道：“你正是谁，那里得这话来？”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。”那人听了大惊，连忙作揖，说道：“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。”宋江道：“何足挂齿。”那人便道：“兄长，此间不是说话处，未敢下拜，同往城里叙怀，请兄长便行。”宋江道：“好，节级少待，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。”

宋江慌忙到房里取了吴用的书，自带了钱两，出来锁上房门，分付牌头看管，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里，奔入江州城里来，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。那人问道：“兄长何处见吴学究来？”宋江怀中取出书来，递与那人。那人拆开封皮，从头读了，藏在袖内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礼道：“适间言语冲撞，休怪，休怪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只听得说有个姓宋的发下牢城营里来。往常时，但是发来的配军，常例送银五两，今番已经十数日，不见送来。今日是个闲暇日头，因此下来取讨，不想却是仁兄。恰才在营内甚是言语冒渎了哥哥，万望恕罪。”宋江道：“差拨亦曾常对小可说起大名，宋江有心要拜识尊颜，却不知足下住处，又无因入城，特地只等尊兄下来，要与足下相会一面，以此耽误日久，不是为这五两银子不舍得送来，只想尊兄必是自来，故意延挨。今日幸得相见，以慰平生之愿。”

说话的，那人是谁？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。那时故宋时金陵一路节级，都称呼“家长”，湖南一路节级，都称呼做“院长”。原来这戴院长，有一等惊人的道术，但出路时，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，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，作起“神行法”来，一日能行五

百里。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,便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。

当下戴院长与宋公明说罢了来情去意。戴宗、宋江俱各大喜。两个坐在阁子里,叫那卖酒的过来,安排酒果、肴馔、菜蔬来,就酒楼上两个饮酒。宋江诉说一路上遇见许多好汉,众人相会的事务。戴宗也倾心吐胆,把和这吴学究相交来往的事,告诉了一遍。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,才饮得两三杯酒,只听楼下喧闹起来。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,对戴宗说道:“这个人,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,没奈何,烦院长去解拆则个。”戴宗问道:“在楼下作闹的是谁?”过卖道:“便是时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李大哥,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。”戴宗笑道:“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,我只道是甚么人。兄长少坐,我去叫这厮上来。”戴宗便起身下去。

不多时,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。宋江看见,吃了一惊,便问道:“院长,这大哥是谁?”戴宗道:“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,姓李名逵,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,本身一个异名,唤做‘黑旋风’李逵,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。因为打死了人,逃走出来,虽遇赦宥,流落在此江州,不曾还乡。为他酒性不好,人多惧他。能使两把板斧,及会拳棍,见今在此牢里勾当。”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:“哥哥,这黑汉子是谁?”戴宗对宋江笑道:“押司,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。”李逵道:“我问大哥,怎地是粗卤?”戴宗道:“兄弟,你便请问‘这位官人是谁’便好,你倒却说‘这黑汉子是谁’。这不是粗卤,却是甚么?我且与你说知,这位仁兄,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”李逵道:“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?”戴宗喝道:“咄,你这厮敢如此犯上,直言叫唤,全不识些高低,兀自不快下拜,等几时?”李逵道:“若真个是宋公明,我便下拜,若是闲人,我却拜甚鸟,节级哥哥,不要赚我拜了,你却笑我。”宋江便道: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:“我那爷,你何不早说些个,也教铁牛欢喜。”扑翻身躯便拜。宋江连忙答礼,说道:“壮士大哥请坐。”戴宗道:“兄弟,你便来我身边坐了吃酒。”李逵道:“不耐烦小盏吃,换个大碗来筛。”

宋江便问道:“却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?”李逵道:“我有一锭大银,解了十两小银使用了,却问这主人家那借十两银子,去赎那大银出来,便还他,自要些使用。叵耐这鸟主人不肯借与我,却待要和那厮放对,打得他家粉碎,却被大哥叫了我上来。”宋江道:“只用十两银子去取,再要利钱么?”李逵道:“利钱已有在这里了,只要十两本钱去讨。”宋江听罢,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,把与李逵,说道:“大哥,你将去赎来用度。”戴宗要阻当时,宋江已把出来了,李逵接得银子,便道:“却是好也,两位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,赎了银子便来送还,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。”宋江道:“且坐一坐,吃几碗了去。”李逵道:“我去了便来。”推开帘子,下楼去了。戴宗道:“兄长休借这银与他便好。却才小弟正欲要阻,兄长已把在他手里了。”宋江道:“却是为何?”戴宗道:“这厮虽是耿直,只是贪酒好赌。他却几时有一锭大银解了,兄长吃他赚漏了这个银去。他慌忙出门,必是去赌,若还赢得时,便有得送来还哥哥,若是输了时,那讨这十两银来还兄长?戴宗面上须不好看。”宋江笑道:“尊兄何必见外,些须银子,何足挂齿,由他去赌输了罢。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。”戴宗道:“这厮本事自有,只是心粗胆大不好。在江州牢里,但吃醉了时,却不奈何罪人,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,我也被他连累得苦。专一路见不平,好打强汉,以此江州满城人都怕他。”宋江道:“俺们再饮两杯,却去城外闲玩一遭。”戴宗道:“小弟也正忘了,和兄长去看江景则个。”宋江道:“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,如此最好。”

且不说两个再饮酒,只说李逵得了这个银子,寻思道,难得宋江哥哥,又不曾和我深交,便借我十两银子,果然仗义疏财,名不虚传。如今来到这里,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,没一文做好汉

请他。如今得他这十两银子，且将去赌一赌，倘或赢得几贯钱来，请他一请也好看。”当时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张乙赌房里来，便去场上将这十两银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“把头钱过来我博。”那小张乙得知李逵从来赌直，便道：“大哥且歇这一博，下来便是你博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要先赌这一博。”小张乙道：“你便傍猜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不傍猜，只要博这一博，五两银子做一注。”有那一般赌的，却待要博，被李逵劈手夺过头钱来，便叫道：“我博兀谁？”小张乙道：“便博我五两银子。”李逵叫声：“快。”肱膝地博一个“叉”。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，李逵叫道：“我的银子是十两。”小张乙道：“你再博我五两，‘快’，便还了你这锭银子。”李逵又拿起头钱，叫声：“快”！肱膝地又博个“叉”。小张乙笑道：“我教你休抢头钱，且歇一博，不听我口，如今一连博上两个‘叉’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这银子是别人的。”小张乙道：“遮莫是谁的，也不济事了，你既输了，却道甚么？”李逵道：“没奈何，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来还你。”小张乙道：“说甚么闲话？自古‘赌钱场上无父子’，你明明地输了，如何倒来革争？”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里喝道：“你们还我也不还？”小张乙道：“李大哥，你闲常最赌得直，今日如何怎么没出豁？”李逵也不答应他，便就地下掳了银子，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，都搂在布衫兜里，睁起双眼，就道：“老爷闲常赌直，今日权且不直一遍。”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，被李逵一指一交。十二三个赌博的一齐上，要夺那银子，被李逵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这伙人打得没地躲处，便出到门前，把门的问道：“大郎那里去？”被李逵提在一边，一脚踢开了门便走。那伙人随后赶将出来，都只在门前叫道：“李大哥，你恁地没道理，都抢了我们众人的银子去。”只在门前叫喊，没一个敢近前来讨。

李逵正走之时，听得背后一人赶上来，扳住肩臂喝道：“你这厮，如何却抢掠别人财物？”李逵口里应道：“干你鸟事。”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戴宗，背后立着宋江。李逵见了，惶恐满面，便道：“哥哥休怪，铁牛闲常只是赌直，今日不想输了哥哥银子，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，喉急了，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。”宋江听了，大笑道：“贤弟但要银子使用，只顾来问我讨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，快把来还他。”李逵只得从布衫兜里取出来，都递在宋江手里。宋江便叫过小张乙前来，都付与他，小张乙接过来说道：“二位官人在上，小人只拿了自己的，这十两原银，虽是李大哥两博输与小人，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，省得记了冤仇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只顾将去，不要记怀。”小张乙那里肯？宋江便道：“他不曾打伤了你们么？”小张乙道：“讨头的、拾钱的、和那把门的，都被他打倒在里面。”宋江道：“既是恁的，就与他众人做将息钱，兄弟自不敢来了，我自着他去。”小张乙收了银子，拜谢了回去。

宋江道：“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，是唐朝白乐天古迹。我们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观江景则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可于城中买些肴馔之物将去。”戴宗道：“不用，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恁地时却好。”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来。到得亭子上看时，一边靠着浔阳江，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数副座头。戴宗便拣一副干净座头，让宋江坐了头位，戴宗坐在对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个坐定，便叫酒保铺下菜蔬、果品、海鲜、按酒之类，酒保取过两樽“玉壶春”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，开了泥头。李逵便道：“酒把大碗来筛，不耐烦小盏价吃。”戴宗喝道：“兄弟好村，你不要做声，只顾吃酒便了。”宋江分付酒保道：“我两个面前放两只盏子，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。”酒保应了，下去取只碗来，放在李逵面前；一面筛酒，一面铺下肴馔。李逵笑道：“真个好个宋哥哥，人说不差了，便知做兄弟的性格。结拜得这位哥哥，也不枉了。”

酒保斟酒，连筛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见了这两人，心中欢喜，吃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鱼辣汤

吃，便问戴宗道：“这里有好鲜鱼么？”戴宗笑道：“兄长，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，此间正是鱼米之乡，如何没有鲜鱼？”宋江道：“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。”戴宗便唤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。顷刻造了汤来，宋江看见道：“美食不如美器，虽是个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齐器四。”拿起箸来，相劝戴宗、李逵吃，自也吃了些鱼，呷几口汤汁。李逵并不使箸，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，和骨头都嚼吃了。宋江一头忍笑不住，呷了两口汁，便放下箸不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长，一定这鱼腌了，不中仁兄吃。”宋江道：“便是不才酒后，只爱口鲜鱼汤吃，这个鱼真是不甚好。”戴宗应道：“便是小弟也吃不得。是腌的，不中吃。”李逵嚼了自碗里鱼，便道：“两位哥哥都不吃，我替你们吃了。”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将过来吃了，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，滴滴点点淋一桌子汁水。

宋江见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吃了，便叫酒保来分付道：“我这大哥想是肚饥，你可去大块肉切二斤来与他吃，少刻一发算钱还你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这里只卖羊肉，却没牛肉，要肥羊尽有。”李逵听了，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“你又做甚么。”李逵应道：“叵耐这厮无礼，欺负我只吃牛肉，不卖羊肉与我吃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问一声，也不多话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去只顾切来，我自还钱。”酒保忍气吞声去切了二斤羊肉，做一盘，将来放桌子上，李逵见了，也不更问，大把价掇来只顾吃，捻指间把这二斤羊肉都吃了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壮哉，真好汉也。”李逵道：“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，吃肉不强似吃鱼？”

戴宗叫酒保来问道：“却才鱼汤，家生甚是整齐，鱼却腌了不中吃，别有甚好鲜鱼时，另造些辣汤来与我这位官人醒酒。”酒保答道：“不敢瞒院长说，这鱼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，等鱼牙主人不来，未曾敢卖动，因此未有好鲜鱼。”李逵跳起来道：“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。”戴宗道：“你休去，只央酒保去回几尾来便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船上打鱼的，不敢不与我，直得甚么。”戴宗拦当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对宋江说道：“兄长休怪。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，全没些个体面，羞辱杀人。”宋江道：“他生性是恁的，如何教他改得？我倒敬他真实不假。”两个自在琵琶亭上笑语说话取乐。

却说李逵走到江边看时，见那渔船一字排着，约有八九十只，都缆系在绿杨树下。船上渔人，有斜枕着船梢睡的，有在船头上结网的，也有在水里洗浴的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一轮红日，将及沉西，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。李逵走到船边，喝一声道：“你们船上活鱼把两尾来与我。”那渔人应道：“我们等不见渔牙主人来，不敢开舱。你看，那行贩都在岸上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等甚么鸟主人，先把两尾鱼来与我。”那渔人又答道：“纸也未曾烧，如何敢开舱？那里先拿鱼与你？”李逵见他众人不肯拿鱼，便跳上一只船去，渔人那里拦当得住。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顾便把竹笆箴来拔，渔人在岸上只叫得：“罢了。”李逵伸手去舡板底下一绞摸时，那里有一个鱼在里面？原来那大江里渔船，船尾开半截大孔，放江水出入，养着活鱼，却把竹笆箴拦住，以此船舱里活水往来，养放活鱼，因此江州有好鲜鱼。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笆箴提起了，将那一舱活鱼都走了。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去拔那竹箴，那七十八渔人都奔上船，把竹篙来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来，便脱下布衫，里面单系着一条棋子布手巾儿，见那乱竹篙打来，两只手一架，早抢了五六条在手里，一似扭葱般都扭断了。渔人看见，尽吃一惊，却都去解了缆，把船撑开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条条地拿了截折竹篙，上岸来赶打行贩，都乱纷纷地挑了担走。

正热闹里，只见一个人从小路里走出来，众人看见叫道：“主人来了，这黑大汉在此抢鱼，都赶散了渔船。”那人道：“甚么黑大汉，敢如此无礼。”众人把手指道：“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